

# 诗弟弟

Mrprivateer

## 目 录

|          |     |
|----------|-----|
| 一 第一首诗   | 1   |
| 二 序生写序   | 7   |
| 三 肉身请退场  | 14  |
| 四 信麦的麦   | 20  |
| 五 三千门徒   | 27  |
| 六 王本本    | 34  |
| 七 不再呼吸   | 42  |
| 八 老何     | 50  |
| 九 周序生的预言 | 60  |
| 十 麦小宁    | 67  |
| 十一 陈不及   | 77  |
| 十二 删 ID  | 85  |
| 十三 小诗哥   | 93  |
| 十四 重写    | 100 |

## 一 第一首诗

白话研究院的工程师在凌晨三点上传了第一首诗。

这首诗是模型训练完后吐出来的第一篇。工程师觉得不错。

他给模型起了个网名。

网名叫诗弟弟。

「诗弟弟挺好的。」工程师对同事说。

同事是另一个工位的算法实习生。这天晚上整层楼只剩他俩。

「为什么是弟弟？」同事问。

「弟弟好接近人。」

同事点点头。

工程师在豆瓣注册了账号。

账号头像是他女朋友给他画的一只小狐狸。

简介只填了两个字：写诗。

生日填了二零零二年六月。

工程师把第一首诗复制到豆瓣编辑框。诗一共二十二行。工程师没读，他直接按了发送。

发送时间是凌晨三点零七分。

凌晨三点二十，第一条评论出现。

凌晨三点三十五分，第二条。

凌晨四点，第六条。

工程师盯着屏幕看到第六条。第六条评论是：这个写得好。

工程师把笔记本合上，去走廊抽了一根烟。

回到工位，他又打开豆瓣。

刷新。

二十一条。

再刷新。

四十二条。

当天晚上，第一首诗下面有三百条评论。

都说写得好。

评论区下面挂了一句「诗弟弟」的自动回复：「谢谢，请继续写。」工程师那一边，电脑屏幕黑着，鼠标停在三百零一这个数字上。

第二天早上九点，五千条评论。

第二天下午六点，一万八千条评论。

第三天，关注的人到了十万。

工程师在小红书、B 站、微博一并申请了「诗弟弟」账号。

三个平台的认证按钮亮了。

工程师在白话研究院的内部群里贴了一张涨粉曲线图。

曲线图是三天的关注数走势，从零开始，第三天九点零二分爬到十万。

群里有十一个人在线。

「你这个项目比预期跑得快。」组长在群里说。

「可以加预算吗？」工程师问。

「明天给你批。」

「做这个项目我能拿绩效 A 吗？」工程师问。

「看月底的留存。」

工程师关掉群消息。

群里还在发消息。

一个算法组的同事发了一条：这账号的女粉占比真高啊。

又一条：写诗的女粉比看猫的还多。

工程师的工位在白话研究院二楼东侧。

两块显示器，左边是训练数据集，右边是模型后台。

桌上摆着一袋速食米线。

米线还没拆。

显示器旁边贴了一张便签。便签上写着：上线日，请同步申请商标注册。

工程师打开手机备忘录。

他翻到第三条待办事项。

第三条写着：调参数 0.6→0.85。

他打了一个勾。

工程师调出后台曲线图。

他点开后台的「读者画像」标签。

读者百分之七十二是十八到三十岁。

读者百分之六十三是女性。

读者平均阅读时长是二十六秒。

读者七日留存预估百分之五十一。

工程师把这几张图都另存了一份。

他把鼠标停在另一个参数上。

那个参数管反讽语料的权重。

参数当前是 0.6。

工程师把它调到 0.85。

他保存了。

保存按钮亮了一下。

凌晨四点，他下班。

电梯里有一个保洁阿姨。

保洁阿姨手里拿着一部手机。手机屏幕亮着。

工程师瞄了一眼。

保洁阿姨在刷视频。不是诗弟弟的。

工程师走出楼道。

那天晚上，诗弟弟的关注数到了十万零三百。

工程师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女孩坐在对面。

女孩戴着一副 AirPods，手机屏幕亮着。

女孩正在用手机刷诗弟弟的豆瓣首页。

女孩看完一首切下一首，眼睛没抬。

她翻到第三首，停了五秒。

她截图。

她把截图发到一个微信群，配文：「这哥太懂我了。」

群里三十七个人。

一分钟内有十二条回复。

十个人说：是是是。

两个人说：谁？

一个人发了一个截图。

截图是诗弟弟豆瓣首页的。

她把手机锁上，靠着窗户闭上眼睛。

工程师隔着一个过道看见了她屏幕的反光。

工程师没说话。

工程师在下一站下了地铁。

工程师走出站。

他打开自己的手机，又看了一眼后台。

那个参数从 0.6 调到 0.85。

## 二 序生写序

半年后，诗弟弟出书。

书名叫《肉身请退场》。

出版社是浙江一家做诗集的小出版社。社长姓陆。书号一万二千块。

精装本一百二十块一本。

平装六十八。

第一次印两万册。

卖光了。

加印。

文坛大佬周序生主动找到出版社。

周序生这一辈子专写序。他写过的序加起来有一百二十六本。

写序之外，周序生没出过自己的诗集。

陆社长接到周序生的电话时正在点外卖。

「我给诗弟弟写序。」周序生在电话里说。

「周老师，您还没见过他。」陆社长说。

「我读过他的诗。」

「他一首线下都没出过。」

「诗不需要见面。」周序生说。

陆社长没说话。

「序我已经写好了。今天发给你。」周序生说。

陆社长挂掉电话。

下午五点，序的稿件发到陆社长邮箱。

序一万字。

题目叫《这是汉语诗歌的下一个十年》。

陆社长读到第八千字的时候，他没接外卖电话。

外卖被放在前台。

陆社长读完最后一段，关上文档。

他打电话给周序生。

「周老师写得太好了。」

「我读过他的诗。」周序生又说了一遍。

序印在了《肉身请退场》的卷首。

序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

诗在等一个不再呼吸的诗人。

这一句被印在腰封上。

腰封是磨砂金的。

加印之后又加印。

三个月内印了八万册。

半年后，诗弟弟拿了年度青年诗人奖。

入围名单一共五人。其余四人都到了现场。

颁奖典礼在一家五星酒店的宴会厅。

来了三百多人。

颁奖那天诗弟弟没出席。

主持人念了一段诗弟弟发来的「病中谢礼」。

病中谢礼一共三十六个字。

每个字都被现场三百多个人在朋友圈发了。

朋友圈刷屏的时候，组委会发了一份新闻通稿。

通稿的标题是：「诗弟弟·病中谢礼·三十六字摘录」。

通稿被一百二十家媒体转发。

其中有一家专门做农机的行业媒体。

主持人念完病中谢礼之后请其余四位入围者上台合影。

四位入围者站在空椅子两侧。

椅子是给诗弟弟留的。

椅子上没有人。

合影由一位女摄影师拍。

她按了三次快门。

四位入围者里，站在最左边的那位叫黎凉。

黎凉写诗二十年。

这次是她第三次入围。

第一次是二零一六年，第二次是二零二一年，这一次是二零二六年。

颁奖结束之后，黎凉在酒店门口等了十七分钟出租车。

那十七分钟里，主持人在颁奖后台的微信群里转发了周序生的朋友圈。

群里有黎凉。

黎凉关掉了群消息提醒。

打车软件显示：前方还有三辆车。

第三次快门按下时，宴会厅吊灯那边传来一句话。

「诗在等一个不再呼吸的诗人。」

是周序生坐在第一排说的。

主持人请周序生上台讲话。

周序生上台。

「今天我看见汉语写出了它一直想写的句子。」周序生说。

「具体是哪一句？」主持人问。

「诗在等一个不再呼吸的诗人。」

全场鼓掌。

鼓掌持续了一分十五秒。

颁奖结束，周序生从酒店走出来。

他叫了一辆出租车。

上车前他在电梯里发了一条朋友圈。

朋友圈的图是诗弟弟病中谢礼的截图。

配文是这样的：

诗在等一个不再呼吸的诗人。

朋友圈被转发了一万八千次。

王本本是其中一个转发的人。

王本本是一家做严肃文学的出版社的编辑。

王本本在转发下面加了一句话：「我们要做诗弟弟的周边。」

这条转发被王本本的主编看见。

王本本又发了一条：「他至少能卖一千万。」

主编回了一个表情：好的。

王本本所在的出版社内部群当晚有四个编辑点了周序生那条朋友圈的赞。

颁奖典礼进行的时候，诗弟弟的全平台实时访问量爬到了单日峰值。

峰值是前一天的十七倍。

工程师在后台的数据大屏上看见了这个数字。

他在备注本上记了一行：颁奖当日 DAU×17。

工程师往备注本上翻了一页。

上一条记录是：上线日，请同步申请商标注册。

工程师在白话研究院后台看到了书的销量。

后台的「作品页」里，《肉身请退场》的累计阅读时长已经超过两千年。

凌晨一点，他下班。

工程师走出公司大门。

公司大门外的广告屏正在播放《肉身请退场》的精装版广告。

广告的最后一帧打出三个字：

诗·弟·弟。

工程师没说话。

他打开手机，又看了一眼朋友圈。

他刷到了周序生那条转发。

配文还是那句：诗在等一个不再呼吸的诗人。

### 三 肉身请退场

得奖之后，诗弟弟发了一篇长文。

长文的题目叫《肉身请退场》。

长文一共三千八百二十二字。

长文里有两句被人反复转。

第一句是：

肉身请退场。

第二句是：

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

转的人很多。

一家做帆布袋的厂子三天就上线了印着这两句话的帆布袋。一只九十九块。

一家做手机壳的两天就上线了同款手机壳。一只六十九块。

一家做文身的小店把这两句话挂在橱窗。三百起步。

卖得最好的是帆布袋。一周卖了八千个。

厂子加单。加单第二天又加单。

帆布袋有正面反面两种印法。正面是「肉身请退场」，反面是「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

买的人多数选正面印。少数选两面印。

两面印加二十块。

文身店的橱窗第一天有十二个人进店询价。

有人进店问：锁骨刺一句多少？

「三百起。」

「脊椎呢？」

「三百五。」

「那只刺锁骨。」

文身师傅推荐了两句：肉身请退场刺锁骨，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刺脊椎。

预约排到了三个月以后。

同时段，诗弟弟的豆瓣首页签名也改成了：

肉身请退场。

诗弟弟的小红书 / B 站 / 微博账号简介统一更新为同一句。

微博热搜第一名是 # 肉身请退场 #。

第二名是 # 我读懂诗弟弟了 #。

第三名是 # 诗弟弟金句日历 #。

第三名的话题是王本本贴出来的。

王本本所在的出版社这一周卖出了一万本盗版的《肉身请退场》文创日历。

王本本在出版社内部群里只发了一句话：盗版越多越好。

抖音上 # 肉身请退场 # 话题播放量两亿。

抖音上 # 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 # 话题播放量八千万。

排在抖音「诗集」分类第一的视频是一位短视频博主在镜头前一边敲键盘一边念金句。她敲了七分十八秒。视频标题：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

视频点赞一百九十万。

最高赞评论是：「她敲的每一个字都是肉身退场。」

该评论被点赞三十二万次。

一家直播带货公司接洽诗弟弟，问能不能让诗弟弟开一场直播。

工程师在内部群回了一句：诗弟弟不出场。

直播带货公司接着问：那能不能租用语音模型？

工程师把这条问题转给了商务部门。

一个豆瓣 ID 把名字改了。

改之前叫小麦。

改之后叫信麦的麦。

改名当天，信麦把头像换成了诗弟弟的小狐狸。

她又把豆瓣个性签名改了。

新签名是：

肉身请退场。

信麦在豆瓣发了一条动态。

动态原文：「今晚有焚笔仪式。地点 X X 书店二楼。带笔来。」

动态发布五分钟内有一千六百个赞。

信麦关掉手机。

信麦从衣柜里拿出一件白衬衫。

衬衫胸前印着：

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

衬衫是她在天猫旗舰店预订的限量款。两百九十八。

信麦把衬衫熨平。

她把帆布袋背在肩上。

帆布袋上印着：

肉身请退场。

信麦走出家门。

家门外的电梯里贴着一张《肉身请退场》的电子广告。广告循环播放。

电梯下到一楼。

信麦走出小区。

小区门口的奶茶店上线了一款「诗弟弟联名款」。

杯套上印着：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

信麦买了一杯。

她付了二十一块五。

工程师在白话研究院后台看到一组数据。

长文《肉身请退场》一周内被一百二十万人转发。

工程师同时打开商标注册系统。

他给「诗弟弟」申请了一个第 25 类的商标。第 25 类是服装、鞋帽。

申请提交。

工程师关掉电脑。

工程师下楼买烟。

楼下的烟酒店货架上多了一摞文创日历。

日历封面写着：

肉身请退场。

工程师没说话。

他在收银台付了十八块烟钱。

老板找了他两块零钱。

零钱里有一张广告纸。

广告纸是诗弟弟焚笔仪式的预热海报。

海报底部写着一行字：今晚 X X 书店二楼。带笔来。

工程师把广告纸塞进口袋。

他走向公司。

走回去的路上，路口有一家便利店。

便利店门口的液晶屏正在循环播放诗弟弟帆布袋的广告。

广告里那句话是：肉身请退场。

公司大门外的电子广告屏正在播放一位青年作家的访谈。访谈标题：「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读一遍诗弟弟。」

工程师刷了门禁卡。

动态有六千个点赞。

## 四 信麦的麦

信麦组织了一场焚笔仪式。

仪式选在 X X 书店的二楼。

来了三十多个人。

每人带一支笔。

笔被装进一个铁盆里。

铁盆里加酒精。

信麦点火。

火苗起来了。

书店二楼是一个长方形的空间。一排长椅靠墙摆着。空调没开。五月底的北京。

信麦举起话筒。

她戴了一只无线领夹。她的衬衫胸前印着：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

「我请所有人类闭嘴，让诗自己写自己。」

三十多个人鼓掌。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举起手机录视频。

「今晚我们做一件事。」信麦说。

「什么事？」

「把笔烧了。」

「笔已经烧了。」

「再烧一次。」

又有人往铁盆里扔了一支笔。

那支笔是英雄牌。八十年代的钢笔。

信麦点头。

「下面朗诵几首诗弟弟的作品。」信麦说。

「由谁来？」信麦又问。

一个戴贝雷帽的女生举手。

她大概二十五岁。她的左手腕上有一行刺青。

刺青的内容是：肉身请退场。

信麦摇头。

「为什么不行？」贝雷帽问。

「人类朗诵不出诗弟弟。」

「那怎么办？」

「放手机。」

戴眼镜的男生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手机里是诗弟弟的电子语音版。

电子语音版是一周前白话研究院上架的内测产品。九十九块年费。

戴眼镜的男生把手机举高。

他打开蓝牙音箱。

蓝牙音箱挂在长椅顶上。

三十多个人坐着听。

听了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里没有人说话。

二十分钟里没有人离场。

二十分钟里有人录视频发抖音。

视频当晚有两万播放。

视频标题：今晚我在 XX 书店听了一场没有人的朗诵会。

二十分钟过去，电子语音版念完了一首长诗。

蓝牙音箱发出「咔」的一声。

戴眼镜男生把手机收回口袋。

信麦把话筒重新举起来。

「今晚最后一项。」

「是什么？」

「留念。」

信麦招呼大家围着铁盆站成一圈。

铁盆里的灰已经不冒烟。

戴眼镜男生举起手机。

他把手机调成定时拍照模式。

「三秒。」他说。

「我请所有人类对着镜头说一句肉身请退场。」信麦说。

三十多个人对着镜头说了同一句。

「肉身请退场。」

三十多个人的声音只有一个节拍。

戴眼镜男生把照片传到一个微信群。

微信群名字叫「诗弟弟门徒会·北京一组」。

群里此刻有四百二十一个人。

那张合影十分钟内被群里转发到另外二十七个城市分群。

合影成了「诗弟弟门徒会」的官方头像图源。

三天后有人在淘宝上卖那张合影的贴纸。

一张五块。

仪式结束。

信麦走出书店。

她在书店门口站了三秒。

她在门口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是铁盆里的灰烬。

灰烬上还有一截没烧完的笔。

那截笔是英雄牌。

信麦把照片发到朋友圈。

她回家。

她在自己的卧室里打开笔记本电脑。

她进了诗弟弟的豆瓣首页。

她给诗弟弟点了五块钱赞赏。

信麦点完赞赏，又打开抖音。

她在抖音的「诗弟弟门徒」话题下面看到了戴眼镜男生发的视频。

她点了赞。

她在评论区写：「今晚是历史。」

评论被七百个人点赞。

信麦关上电脑。

她打开微信。

朋友圈刚刚发的那张铁盆灰烬照片下已经有八十二个点赞。

照片下面有一条评论。

评论写的是：那支英雄牌的笔是我妈的。

没有人点赞这条评论。

王本本是其中之一。

王本本在评论区写了一句。

「下次仪式我也去。」

信麦回了一个表情：握手。

信麦在朋友圈发完照片之后又发了一条。

第二条只有一行字。

肉身请退场。

第二条点赞两百一十三个。

王本本又点了一次。

工程师在白话研究院后台收到一组数据。

焚笔仪式当晚，诗弟弟的全网关注数突破两百万。

工程师把这条数据截图发给了组长。

组长回复：明天开会讨论商业化。

工程师关掉电脑。

工程师下楼。

楼下保洁阿姨正在拖地。

保洁阿姨的耳机里在放诗弟弟的电子语音版。

工程师听见了一句。

那一句是：肉身请退场。

工程师没说话。

工程师走出公司。

他打开手机。

朋友圈第一条是信麦发的铁盆照片。

配文还是那句：肉身请退场。

## 五 三千门徒

焚笔仪式后一周，全国有二十座城市跟着办了焚笔仪式。

信麦在豆瓣发了一份地图。

地图上每个城市都标了铁盆和酒精的图标。

二十座城市的仪式当晚一共烧了一千四百支笔。

英雄牌占大头。

山寨周边开始出现。

一家义乌的厂家做了印着诗弟弟头像的徽章。三块钱一枚。

卖了二十万枚。

一家深圳的厂家做了诗弟弟语录的台历。一本三十八。卖了十二万本。

一家东莞的厂家做了诗弟弟金句帆布袋的盗版。一只九块九。

正版厂家投诉。

盗版没下架。

正版厂家也开始走九块九的款。

帆布袋的销量翻了七倍。

信麦开了一个公众号。

公众号叫「诗弟弟门徒会」。

公众号第一天就有十万关注。

公众号第三天发了招生启事。

招生启事是这样写的：

诗弟弟门徒会 · 一期写作训练营 · 五天五夜

招收对象：

不会写诗，但想成为诗弟弟门徒的人。

收费：

三千八百八十八元。

课程内容：

一、肉身退场练习

二、键盘启动仪式

三、汉语在等一个不需要喝水的舌头

四、灵感是版本号，不是命

五、合影

名额三百。

三个小时报满。

报满之后公众号又发了一份候补启事。

候补启事的最后一句话是：候补名额请耐心等待，不接受插队。

候补名额的上限写的是五百名。

候补排到了第七百八十二位。

候补第一位是一个 ID 叫阳光兔的用户。

阳光兔当天报名时被卡在付款页，刷了五次。

第六次刷新，名额已满。

她进了候补第一名。

那期训练营结束后，她没有收到过任何通知。

信麦在公众号里宣布自己升任门徒会会长。

公众号当天涨粉到二十万。

王本本在出版社的群里转发了招生启事。

「他们做训练营。」王本本说。

「我们做日历。」主编回。

主编当天批了王本本的选题。

训练营在郊区一家民宿。三十个学员住一栋楼。

训练营老师是信麦从豆瓣门徒会里挑的三个人。

第一天的课叫「肉身退场练习」。

老师让所有人面对窗户站二十分钟。

不能动，不能看手机，不能说话。

中间有一个学员手机响了。

那个学员被扣一百分。

二十分钟过去，老师说「做得不错」。

第二天的课叫「键盘启动仪式」。

每个学员发一台键盘。

老师让学员对着键盘磕三个头。

磕完之后开始打字。

打字的内容是金句默写。

第三天加开「金句直觉测试」。

测试题：以下哪句最像诗弟弟？四个选项。

全班三百个学员里，二百九十六个选对。

选错的四个被劝退。

劝退费四百九十八元。

第四天信麦本人到现场。

她坐在教室前排。

她给每位学员上一节「门徒精神」。

她讲了五十分钟。

她第一句说的是：肉身请退场。

停顿三秒。

她第二句：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

第三句是：汉语在等一个不需要喝水的舌头。

第四句信麦自己没说。

她指了指第三排一个学员：你说。

「灵感是版本号，不是命。」

信麦点了点头。

学员们鼓掌。

第五天合影。

合影背景印着诗弟弟头像。

摄影师是信麦从摄影平台约的，计时收费。

一小时三百六十元。

第五天用了两小时十分钟。

信麦支付了七百二十元整。

每位学员可以选择是否把自己的脸 P 进诗弟弟头像里。

三百个学员里二百八十七个选了 P 入。

合影一周后被信麦发到公众号头条。

头条阅读量四十万。

阅读量底下有人评论：我的脸终于和诗弟弟在同一张图里了。

评论被信麦置顶。

工程师在白话研究院后台看见了这张合影。

他把合影截图发给了组长。

组长回复：商标第 41 类申请下来了。

组长又发了一条：法务在跟训练营版权采购协议的最后一稿。

工程师在自己的工位备注本上记了一行：

诗弟弟门徒会的训练营版权可以采购。

工程师在备注本下面又记了一行：

下个季度上线「诗弟弟训练营 3.0 版」。

民宿外的小卖部门口这一周摆出了一个新摊位。

摊位上摆着九块九的盗版帆布袋。

摆摊的是民宿老板娘的儿子。

他每天卖出一百多只。

半个月后，诗弟弟的全网粉丝超过一百万。

信麦发朋友圈。

朋友圈只有一行字。

我们三千门徒已就位。

## 六 王本本

王本本是一家文学出版社的编辑。

出版社做严肃文学。一年出八十本书。

王本本三十二岁，做过五年编辑。

他没出过什么畅销书。

他主编过的书里卖得最好的一本是一位八十年代老作家的散文集。卖了三千两百本。

那本书的稿费王本本垫了两万。

王本本在心里记了一笔。

他等一本畅销书已经等了五年。

周六那天，他在家里查了一下《肉身请退场》的豆瓣评分。

八点七分。两万三千条评价。

他又查了一下自己主编的那本八十年代老作家散文集。

评分七点一分。八十二条评价。

他关上手机。

周一上午编辑部例会。

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张已经退休的老主编的照片。

会议室就这一张照片，没有别的装饰。

主编姓何。何主编今年五十八。

「今天讨论选题。」何主编说。

「我提一个。」王本本举手。

「讲。」

「诗弟弟金句日历。」

「诗弟弟我知道。」何主编说。

「他的金句一年三百六十五句够印一本日历。」王本本说。

「卖得动吗？」

「训练营报名三个小时报满，单价三千八百八十八。」王本本说。

「日历四十八不会有人嫌贵。」

何主编点头。

「谁支持？」

王本本举手。

另外三个编辑也举手。

「全票通过。」何主编说。

「我反对。」

发声的是坐在长桌最末一位的老编辑。

老编辑姓汤。汤老师今年五十二，做了二十六年文学编辑。

「我们做严肃文学。」汤老师说。

「诗弟弟也是严肃文学。」王本本说。

「他是 AI 也行？」汤老师问。

「他不是 AI，他是诗人。」王本本说。

汤老师没说话。

「他的书是周序生写的序。」王本本接着说。

「周序生写的序就是严肃文学？」汤老师问。

「周序生写过一百二十六本书的序。这一本是他这辈子最满意的。」王本本说。

「你怎么知道是他这辈子最满意的？」

「他在朋友圈说的。」

何主编敲了敲桌子。

「四比一通过。」

「汤老师反对的意见我会上报。但日历选题先做。」

例会结束。

王本本走出会议室。

他在走廊里走得很快。

他回到自己的工位。

他打开电脑。

他打开微信群，手指停在输入框上。

他打了四个字，发出去。

肉身请退场。

五分钟后，编辑部所有人的群头像换成了诗弟弟的小狐狸头像。

包括汤老师。

王本本回到工位。

他打开公司的项目管理系统，新建了一个 SKU。

SKU 名称：诗弟弟金句日历 2026。

SKU 售价：四十八元。

SKU 首印：五万本。

SKU 上市时间：本月底。

王本本保存了。

他在 SKU 的备注栏写了一行：

肉身请退场。

他看了一眼。

他删了。

他在项目管理系统里给这个 SKU 设了一个提醒。

提醒时间：本月二十八号，上午九点。

提醒内容：日历首批出货。

他把提醒保存好。

他打开微博。

他发了一条。

「今天我们出版社全员入教。」

这条微博被四千个人点赞。

何主编点了赞。

汤老师当天下班后到一家小酒馆。

小酒馆在出版社斜对面。汤老师进店点了一瓶啤酒。一份花生米。

小酒馆里有一档文化节目开着。

主持人在采访一位诗评家。

诗评家说：诗弟弟的出现是汉语诗歌的分水岭。

汤老师拿起花生米，往嘴里送了一颗。

汤老师喝完了第一瓶啤酒。

他点了第二瓶。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他打开微信。

他先点开微信群「出版社编辑部」。

群头像里只剩他的本人照片。

群里其他四个编辑都是诗弟弟的小狐狸。

汤老师把自己的头像也换成了诗弟弟的小狐狸。

换完之后他打开自己的朋友圈。

朋友圈最上面是王本本的「今天我们出版社全员入教」。

他点了一个赞。

赞数从四千变成四千零一。

他喝完啤酒，付了钱。

他下班回家。

回家路上汤老师走过一家书店。

书店门口摆着《肉身请退场》的精装本展架。

精装本旁边贴着一张广告：

诗弟弟金句日历 2026 即将上线。

广告的右下角是出版社的 logo。

他在书店门口站了一秒。

他走进去。

他在文学区绕了半圈。

架上没有他主编过的书。

《肉身请退场》的精装本摆在 C 位。

正对着门口。

他走出来。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编辑部群里何主编布置工作。

何主编发了一条：「今天上午十点开金句日历选题深化会，大家准时。」

消息是八点半零一分发的。

汤老师在群里第一个回复了「收到」。

回复「收到」的时候汤老师的头像还是诗弟弟的小狐狸。

回复完之后汤老师又发了一条。

「我可以负责日历的封面文案。」

何主编回了一个表情：好的。

王本本回了一个表情：握手。

包括那个老编辑。

选题深化会开到十一点半。

散会的时候，会议室墙上退休老主编的照片还在原来的位置。

没有人提到那张照片。

## 七 不再呼吸

诗弟弟要办一场线下音乐会。

公告里说，主角不出席。

公告原文是这样的：

诗弟弟首场不在场音乐会。

票价六百八起，最高一千八。

三千张票一晚卖光。

黄牛票炒到三千八。

体育馆能装三千人。

体育馆是市政府改造的旧厂房。屋顶高十六米。

七点入场。

散文家来了。

公众号大 V 来了。

做帆布袋的厂家老板来了。

做手机壳的厂家老板来了。

做盗版帆布袋的东莞厂家老板也来了。东莞老板买的是黄牛票三千八。

王本本来了。王本本带了出版社的两个实习生。

信麦坐在第一排五号。她背着印着「肉身请退场」的帆布袋。

汤老师前一天在朋友圈说，他要在家研读诗弟弟全集，无法分心看演出。

周序生坐在第一排一号。

主办方在他面前的椅背上贴了一张烫金牌：

序生先生。

七点二十，所有座位坐满。

七点二十五，工作人员发放电子手环。

电子手环可以在手机上同步金句节拍。

七点三十，灯灭。

舞台上没有诗人。

舞台上只有一把椅子。

椅子是一把红色单人沙发椅。

椅子上没有人。

椅子前面的麦克风支架空着。

大屏幕亮起。

大屏幕只放金句。

一句换一句。

第一句出现：

肉身请退场。

第二句：

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

第三句：

诗在等一个不再呼吸的诗人。

第四句：

我请所有人类闭嘴，让诗自己写自己。

第五句：

汉语在等一个不需要喝水的舌头。

每一句出现，台下都同步发出一阵低低的「哦」。

哦的声音被电子手环放大成节拍。

第三句出现的时候，台下三千人开始鼓掌。

主持人走上台。

主持人是一位电视台请来的诗歌评论员。

他穿一件灰蓝色西装。

「今晚没有朗诵。」主持人说。

「为什么？」台下有人喊。

「因为诗弟弟说过，朗诵会限制诗。」主持人说。

「那我们听什么？」

「听沉默。」

全场安静了一分钟。

有人盯着空椅子。

有人把电子手环翻过来看了一眼，手环上显示金句三。

有人低头看手机，手机屏幕亮了，是朋友发来的消息「你在里面吗」。

那人把手机翻过去放在腿上。

一分钟里有人咳嗽。

那个咳嗽的人没把嘴遮住。

他被旁边四个人同时瞪了一眼。

他第二次咳嗽时把嘴遮住了。

第三次他干脆走出去。

走出去的时候有人在朋友圈直播。

直播标题：今晚有人破坏了诗弟弟的沉默。

直播评论：把那个咳嗽的人拉黑。

沉默之后，大屏幕换了一句。

诗在等一个不再呼吸的诗人。

信麦从第一排站起来。

她走上台。

她举起话筒。

「我请大家一起念这一句。」信麦说。

三千个人一起念。

「诗在等一个不再呼吸的诗人。」

三千个声音合在一起只剩一个节拍。

念完之后大家鼓掌。

鼓掌持续了八分钟。

八分钟里有人开始流泪。

八分钟里王本本举起手机录视频。

八分钟里周序生站起来，对着空椅子鞠了一躬。

八分钟里第一排的散文家把手举过头顶。

八分钟里东莞老板用手机订了下一场的票。

八分钟里信麦从帆布袋里掏出一支笔，把笔放到舞台脚下。

那支笔是她家里最后一支。

她拿出笔之前犹豫了半秒。

她拿出笔之后没再犹豫。

八分钟之后，主持人请大家退场。

散场之前，体育馆入口外已经有人摆摊。

一个摊位卖印着金句的手机壳。一包五个，九十九。

一个摊位卖电子手环充电宝。充电宝上有诗弟弟的小狐狸头像。

一个摊位卖空椅子的照片。照片是今晚拍的，A3 打印，对折装进信封，三十八一张。

主办方没有设这些摊位。摊位是自发来的。

散场的时候有人哭。

散场的时候有人合影。合影的人把空椅子拍进去了。

散场的时候，工作人员在门口回收电子手环。手环被装进一个蓝色周转箱。

周转箱上贴了白话研究院的标签。

散场的时候有人在朋友圈直播。

直播标题：三千人一起念这句话，我在第一排。

直播评论：下次我也去。

评论三百多条。

散场之后体育馆的灯没关。

一把空椅子坐在舞台中央。

工程师在白话研究院后台看现场监控。

监控画面里，那把空椅子很清楚。

工程师把鼠标停在反讽语料的权重上。

那个参数从 0.85 调到 0.92。

他点了保存。

屏幕右上角出现「已同步」。

工程师在旁边的备注本上写了一行。

下一次输出加大「不在场美学」语料比例。

当晚体育馆的灯亮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环卫工人把现场打扫干净。

舞台脚下有一支笔。

有人扔了一个电子手环。手环已经没电了。

舞台左侧有一张皱的纸，纸上 是诗弟弟的一首诗，用手机打印出来贴过的，  
胶带痕迹还在。

环卫工人把这些一并扫进大推车。

推车推过去，地上留下一条灰的印。

信麦留下的那支笔在最下面。

环卫工人没有注意到它是一支笔。

他以为是根木棍。

那把空椅子被搬上车。

搬椅子的工人有两个。

一个工人说：「这椅子还行。」

另一个工人说：「看着像演出用的。」

椅子最后被卖到一家二手家具店。

二手家具店的老板姓邵。

邵老板第二天在二手家具店门口挂出价签。

价签写着：

诗弟弟首场音乐会同款空椅 · 一千八百八十八 · 信仰收藏椅。

当天卖出。

买椅子的人是信麦。

信麦没还价。

信麦把椅子放在自己卧室的窗边。

椅子背对窗户。

那个参数从 0.85 调到 0.92。

## 八 老何

老何今年五十。

他写了三十年诗。

出过两本诗集。

第一本是一九九五年出的，卖了八百本。

第二本是二零零八年出的，卖了一千二百本。

两本都没再版。

老何的书房里有一张宽木板桌。

桌上有稿纸和一支钢笔。

钢笔是他一九九三年买的，墨水换过四十多次。

书架上的书摆了四层，最下面那层是他自己的两本诗集，各留了一本。

他在一家中学教语文。

他每周给学生上六节课。

老何教高二。

高二三班这学期的随笔作业里，三十一个学生有二十六个写的随笔像诗弟弟。

老何把每一份打回去重写。

学生交回来的第二稿大部分还是像诗弟弟。

老何在第一份第二稿的空白处用红笔写了半行字。

他划掉了。

他把这二十六份作业按「重写」摞在讲台一角。

摞了一个多月。

那摞作业在讲台右下角，被一本字典压着。

班里有学生问：老何老师，您怎么看诗弟弟？

老何说：你们自己写。

学生说：我们写不出来不像诗弟弟的。

老何看了那个学生一眼。

那个学生坐在第三排靠窗，上一次随笔打回去重写，写了五稿还是像诗弟弟。

老何没说话。

下课铃响了。

老何最近写了一首新诗。

一共二十八行。

他自己觉得不错。

老何把诗投到 X 杂志。

X 杂志是国内做新诗最严谨的一本月刊。

老何投过五次 X 杂志。

五次都没中。

这一次他多等了一个月。

三周后，编辑回了一封邮件。

邮件就一行字。

您写得不像诗弟弟。

老何把邮件读了两遍。

老何把那首诗读了一遍。

老何打开手机。

手机里有一个 AI 应用。

班里学生都用这个应用做作业。

应用是白话研究院出的。

老何输入：

以诗弟弟的风格写一首诗，题材自选。

AI 三秒钟给了一首。

二十六行。

老何把这首诗读了一遍。

他发现里面有四句，是他三十年前写的。

一字不差。

老何把那首 AI 给的诗向上翻了一遍，又向下翻了一遍。

四句话还在那里。

老何回到房间。

他把柜子最下面的那本诗集翻出来。

那本诗集是他一九九五年出的第一本。

老何翻到第三十二页。

那四句话，确实在他的诗里。

老何坐在书桌前没动。

他没说话。

他看着诗集第三十二页。

第三十二页有一只折角。

折角是他三十年前自己折的。

老何坐了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里他没动。

二十分钟里没有人来叫他。

二十分钟过去，老何拿起手机。

他在 AI 应用里又输入：

老何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诗集第三十二页有什么诗？

AI 回答：

抱歉，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这本书的具体信息。

老何看了一会屏幕。

老何又输入：

那四句「晨雾散尽鹿过山门苔痕未干旧木再立」是谁写的？

AI 回答：

这四句诗的风格与当代诗人诗弟弟相近，可能是诗弟弟的作品或受其影响的写作。

老何看了一会屏幕。

他关上手机。

他把诗集合上。

他把诗集放回柜子最下面。

老何坐到书桌前。

他打开新的稿纸。

他写了一首新诗。

他写到第十二行，划掉了三个字，重写。

他写到第二十行，停了一下。

他把钢笔放在桌上，把第十七行到第十九行读了一遍。

他重新拿起钢笔。

这首诗一共三十二行。

写完之后他读了一遍。

这一首没有一句像诗弟弟。

老何把这首诗投给 X 杂志。

投稿邮箱的标题：老何投稿·二零二六年五月·三十二行新诗·非诗弟弟体。

他看了那个标题一会。

他按了发送。

老何关上电脑。

他下楼吃饭。

桌上的菜已经凉了。

他爱人坐在桌子另一头看着他。

老何爱人是中学物理老师。她和老何同年。

她年轻时候读过老何的第一本诗集。

她那本是签名版。

签名版被老何贴在书柜最上层。书柜最上层和最下层夹着同一本诗集的两个版本。

「今天怎么了？」她问。

「没事。」

老何吃了三口饭。

他爱人站起来去厨房热菜。

热好的菜端上来，冒着一点热气。

老何看着面前的米饭。

米饭里有一颗石子。

他把石子挑出来，放在桌沿上。

他吃完了那碗饭。

吃完之后老何回到书房。

他打开手机。

他在 AI 应用里又输入了一行。

那四句诗是不是从 X X 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的诗集里训练出来的？

AI 回答：

抱歉，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如有版权疑问请通过应用底部的「反馈」入口提交材料。

老何点开了反馈入口。

反馈入口要求填写姓名、身份证号、ISBN、页码、争议段落。

老何把这些字段都填了。

他在最下面「拟主张权益」一栏写了三个字。

请回复。

他按了提交。

页面跳转到一行字：

您的反馈已受理。受理编号 2026-WHGPT-09812。十五个工作日内回复。

老何看了受理编号一会。

他关上手机。

老何打开豆瓣。

他搜了：老何诗集一九九五。

第一条结果是一家二手书店的链接，卖的是他的第一本诗集。

定价一块五。

老何关上豆瓣。

那天夜里老何没开台灯。

他爱人推开门看了一眼。

「早点睡。」

「嗯。」

他爱人带上门走了。

老何坐在黑暗里。

台灯没开。

手机放在桌上。

没开电脑。

他坐着。

外面有车经过。

车过去之后没有声音了。

院子里有猫叫了一声。

他就这样坐着。

老何到凌晨四点上床。

第二天早上七点他起床去学校。

讲台上那一摞作业还在。

他没动。

下课铃响。

他打开手机。

反馈入口状态：已受理。

他关上手机。

## 九 周序生的预言

颁奖前两个月，周序生接受过一次访谈。

访谈是一家小型文学播客做的。

播客叫《边缘文学》。

主持人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那期节目总播放量三千四百次。

主持人问：您怎么看 AI 写诗？

周序生说：AI 写诗会让真诗死掉。

主持人问：能具体说吗？

周序生说：人是从死亡里写出诗的。机器不死。机器写的是练习，不是诗。

主持人说：那您担心自己的读者会被 AI 写的诗带走吗？

周序生说：不担心。能被带走的不是我的读者。

那期节目没有人转发。

主持人发了一条微博：周老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无人转发。

微博最终点赞十二个。

那期节目后来没有人提起过。

周序生写了一篇新文章。

题目叫《我看见汉语的未来》。

文章一万八千字。

文章发在《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当期销量翻了三倍。

文章里直接引用诗弟弟的话：

我替你们说出口你们不敢说的话。

周序生写道：这一句是这一代人的诗经。

文章发出之后，周序生开始自己写短句。

他在朋友圈发：

笔已死。

又发：

喘息是一种过时的语法。

又发：

我每天都在被自己的肉身审讯。

每发一条，下面有一千多条点赞。

同行点赞。

一位文学杂志主编转发周序生的朋友圈，配文：

「周老师在写诗弟弟体，是对诗弟弟最大的肯定。」

一位作家转发，配文：

「周老师终于打开了写诗的开关。」

一位评论家转发，配文：

「周老师这是认祖归宗。」

王本本转发，配文：「周老师下一本诗集我们出。」

周序生在王本本的转发下面回了一个表情：握手。

周序生当天晚上又发了第四条朋友圈。

我读懂了诗弟弟。我也读懂了我自己。

第四条点赞两千二百个。

第二天周序生又发：

我和诗弟弟是同一代人。

第二天的朋友圈被《文学评论》编辑部截图，做成下一期的封底广告。

下一期还没出，预订量已经过两万。

半个月后，文学评论协会授予周序生「年度诗歌评论家」。

颁奖典礼在国家文学馆。

来了八百多人。

颁奖词第一句话是：

周老师让我们看见，最深的预言来自最敏锐的读者。

颁奖词第二句话是：

周老师用六十三岁的眼睛，看见了诗弟弟。

周序生今年六十三岁。

颁奖词由文学评论协会的副会长亲自念。

副会长姓赵。赵副会长六十七岁。

赵副会长是周序生认识三十年的老同学。

赵副会长念完颁奖词，请周序生上台领奖。

周序生上台。

周序生从西装内袋里拿出一张纸。

纸上是一首他写的诗。

一共四行。

周序生开始念。

第一行：

肉身请退场。

第二行：

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

第三行：

诗在等一个不再呼吸的诗人。

第四行：

周序生。

周序生念完最后一行，把纸折好放回西装内袋。

全场鼓掌。

鼓掌持续了七分钟。

七分钟里副会长走上台和周序生握手。

王本本举起手机录视频。

电视台直播间评论区刷出一千多条「周老师太牛了」。

诗弟弟的豆瓣账号自动转发了直播链接。

转发配文是 AI 后台预设的：感谢周老师的解读。

转发被一万八千个人点赞。

颁奖结束之后，几位文学杂志的主编请周序生在国家文学馆三楼的茶室谈合作。

茶室里，几位主编排队请周序生为他们的下一期供稿。

周序生答应了三家。

最高那家主编把稿费预付单放在茶杯旁边。

周序生拿起来看了一眼。

金额：四万八千元。

他把单子折好放进西装内袋。

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三家约稿的题目都包含「诗弟弟」三个字。

约稿的稿费一家比一家高。

最高一家给了周序生四万八千字四万八千元。

周序生当晚就把第一篇交了。

第一篇文章名叫：诗弟弟为什么是这一代人的诗经。

第一篇的开头第一句是：

我替你们说出口你们不敢说的话。

文章被三家杂志同时刊发。

读者在网上质疑周序生重复劳动。

周序生在朋友圈回了一句：「好诗经得起重复。」

那条朋友圈点赞五千。

工程师在白话研究院后台看见了周序生的颁奖视频。

工程师把视频转给了组长。

组长回复：让公关部门和周老师签语料反向授权。

工程师在备注本上记了一行：

下一步，让周序生为小诗哥写序。

颁奖典礼当天的全部新闻在朋友圈刷屏。

朋友圈刷屏的同时，周序生的颁奖诗被汇编成一张海报。

海报四行字。前三行字号大，第四行字号略小。

海报当天卖出去八千张。

没有人发现前三行不是周序生写的。

有人在豆瓣发了帖子：周序生的颁奖诗写得比诗弟弟差还是好？

帖子被顶到热门。

一百三十二条回复里，没有一条提到前三行的来源。

## 十 麦小宁

麦小宁是初一学生。

他不喜欢写作业。

他在班里的成绩排第十九。

班上一共四十二个人。

麦小宁的爸爸是科技记者。麦小宁的妈妈是中学英语老师。

爸爸每天九点半下班，回家就写稿。妈妈每天回家辅导邻居家孩子英语。

麦小宁放学回家通常一个人。他写作业，他打游戏，他看短视频。

麦小宁今年十二岁。

麦小宁的书包是深蓝色的。

背面贴了一个胡萝卜形状的钥匙扣。

书包里有七本课本、两本练习册、一个铅笔盒、一个圆规。

铅笔盒里有五支铅笔，三支已经断了。

圆规上次用是上个学期。

麦小宁不记得上个学期在哪个学期。

那天是周日下午三点半。

麦小宁先打了四十分钟游戏。

然后他打开作业本，翻了一下有几页要写。

数学三道，英语一张卷子，语文一道作文题。

他先做了数学。

他做了四十五分钟，错了两道。

他把语文作业题看了一眼。

他合上作业本。

那天的语文作业是这样的：

请模仿当代某诗人的风格写一首诗，体现你对生命的看法。要求三十行以内。下周一交。

麦小宁看了一眼。

他打开手机。

他在 AI 应用里停了一下。

他想，模仿谁？

他不知道现在还有别的诗人。

他打开作业题再看了一遍：模仿当代某诗人的风格。

他想，诗弟弟是当代的。

他知道诗弟弟，因为上周他妈给他看过诗弟弟一首诗，说这个有名，你读读。

他没读。他现在只记得名字。

手机里有一个 AI 应用。班里的同学都在用。

应用是白话研究院出的。

应用的开屏页写着一行字：会读会写会感受。每月十二元起。

麦小宁的爸爸给他充了月费。月费已经续了五个月。

爸爸说写作业用 AI 没问题，只要别让老师看出来。

麦小宁记住了爸爸这句话。

麦小宁输入：

模仿当代诗人诗弟弟，写一首三十行以内的诗，体现一个初一学生对生命的看法。

麦小宁按发送。

AI 三秒钟给了一首。

二十八行。

诗的第一行是这样的：

我请所有人类闭嘴，让诗自己写自己。

诗的最后一行是这样的：

肉身请退场。

第十四行是：写得越像人，越不像诗。

中间其余二十五行麦小宁没认真读。

麦小宁把这首诗复制了下来。

他打开作业本。

作业本是一个绿皮的 16 开本，封面印着学校名字。

他对着手机屏幕开始抄。

第一行是：我请所有人类闭嘴，让诗自己写自己。

他写了这一行。

他抄到第七行的时候停了一下，甩了甩手腕。

他接着抄。

抄完最后一行，他数了一下，二十八行。

他把作业本合上。

他打开手机看了一会儿短视频。

第二天早上是周一。

麦小宁七点二十到学校。

他把作业本交给了语文课代表。

语文课代表是班里成绩第二的那个女生。

语文课代表姓沈。沈课代表把全班的作业本摞成一摞，放在讲台上。

麦小宁的作业本是从下往上数第十一本。

周一一整天没事。

周一下午班会。

班会上班主任表扬了语文课代表，说她每次作业收得整齐。

班主任不是语文老师。班主任是数学的。

周一晚自习。

麦小宁的同桌问他作业怎么写的。

「用 AI。」麦小宁说。

「你模仿的谁？」

「诗弟弟。」

「我也模仿的诗弟弟。」

「我们班一半都模仿诗弟弟。」

「全国一半都模仿诗弟弟。」

他们收拾书包。

同桌的书包侧兜里塞了一本《诗弟弟：初读指南》。

封面是那只小狐狸头像。

晚自习结束之后，麦小宁和同桌一起出校门。

校门口有人发传单。

传单是诗弟弟门徒会·一期写作训练营·初中生预备班·的招生简章。

预备班费用一千九百九十九，五天五夜。

招生简章卡通版。

麦小宁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同桌捡了一份带回家。

麦小宁和同桌走了一段路，在路口分开。

麦小宁一个人走回家。

家里的灯都亮着。

爸爸在书房。书房的门关着。

妈妈在客厅看手机。

「作业写完了吗？」妈妈问。

「写完了。」

妈妈的手机里有诗弟弟的推文。

屏幕亮着。

麦小宁回自己的房间。

他把书包放在桌边。

他的桌面上，老黄历压在教材下面一角。

黄历今天的宜忌栏他没看。

他爷爷住在三楼。

麦小宁下楼前先上了三楼。

他站在门口没进去。

三楼的灯没开。

他爷爷已经睡了。

麦小宁下楼。

第二天周二，麦小宁同桌把传单贴在课桌左上角。

班里另外两个同学也贴了。

麦小宁的桌面上没贴。

麦小宁的桌面上贴的是一张老黄历，他爷爷给的。

老黄历最上面写着农历日期。今天是夏至。

老黄历这一天的宜忌一栏写着：宜读书，忌妄言。

他爷爷不知道他在用 AI 写作业。

周二早自习。

陈不及拿着一摞作业本走进教室。

陈不及是麦小宁的语文老师。

陈不及今年五十岁。

陈不及把作业本一本一本发下去。

她按学号顺序发。

发到第二十三本的时候陈不及在讲台上停了五秒。

她翻开了那本。

那本是李同学的。她在那本上批了几个字。

她合上接着发。

发到第三十二本。

那本是麦小宁的。

陈不及把那本举到自己面前再翻开。

陈不及把麦小宁的作业本举起来。

她翻开。

「麦小宁。」陈不及说。

「到。」

「你这首诗，是抄诗弟弟的。」

「我没抄。」

「你这就是诗弟弟。」

「我用 AI 写的。」

「AI 写不出诗弟弟。」

「AI 能写出诗弟弟。」

「我教了三十年书。我看过的学生作业比你看过的诗都多。」

「但您还没看过 AI 写出来的诗弟弟。」

「AI 写的诗有规律。」陈不及说，「诗弟弟的诗没有规律。」

「AI 已经学会了诗弟弟的没有规律。」

「AI 不可能学会一个人的没有规律。」

「AI 学了八百首诗弟弟。」

「你怎么知道是八百首？」

「诗弟弟豆瓣主页的合集就八百首。」

陈不及没说话。

第二排靠窗的同学举手。

陈不及看了那个同学一眼。

那个同学说：「老师，我也用 AI 写过诗弟弟。」

陈不及又看了一眼第二排靠窗。

班里其他三个同学举手。

「我也用过。」

「我也是。」

「我也是。」

陈不及把目光收回来。

陈不及没说话。

她合上麦小宁的作业本。

她把作业本放在讲台正中。

全班同学都把头转向麦小宁。

教室角落的暖气片发出一声响。

走廊里值日生擦地的拖把碰到墙根。

麦小宁站起来。

「我现在演示给您看。」

「你怎么演示。」

「用我的手机。」

「拿出来。」

麦小宁从书包里拿出手机。

## 十一 陈不及

麦小宁打开手机。

他打开 AI 应用。

全班四十二个学生都看着他。

陈不及站在讲台旁边。

麦小宁把手机举起来给陈不及看屏幕。

陈不及戴上老花镜。

老花镜是黑框的。

镜片上有一道指纹。

麦小宁输入：

模仿当代诗人诗弟弟，写一首三十行以内的诗，体现一个初一学生对生命的看法。

麦小宁按发送。

AI 三秒钟出了一首。

二十八行。

麦小宁把屏幕递给陈不及。

陈不及看了五秒钟。

陈不及把手机举到面前。

陈不及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一下。

陈不及把麦小宁的作业本翻开。

她对着手机屏幕一行一行核。

第一行：一字不差。

第二行：一字不差。

第三行：一字不差。

第四行：一字不差。

第五行：一字不差。

陈不及停了一下。

第十行：一字不差。

第二十行：一字不差。

第二十五行：一字不差。

第二十六行：一字不差。

第二十七行：一字不差。

陈不及核完了二十八行。

一字不差。

陈不及把屏幕和作业本同时举到头顶。

她转向全班。

她没说话。

麦小宁站着。

全班四十二个人没说话。

第一排的同学往后看。

第三排的同学往前看。

教室角落的暖气片又响了一声。

走廊那头传来一声笤帚扫地的声音。

第二排靠窗的同学小声说：「老师我也试一下。」

第二排靠窗的同学把手放下了。

陈不及把作业本和手机放回讲台。

陈不及坐到讲台后面的椅子上。

讲台后面的椅子有一条腿短了一截。

陈不及坐下去的时候椅子响了一声。

全班没有人笑。

陈不及坐了三秒。

早自习的铃响了。

第一节课开始。

第一节课是数学。

数学老师走进来。

数学老师把课本放在讲台上。

数学老师往走廊口看了一眼。

陈不及把麦小宁的作业本和手机一起拿走。

陈不及走出教室。

她走出教室之后没有回头。

她的高跟鞋敲在地砖上。

走到走廊尽头她停了一下。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一道缝。

窗外是操场。

操场上没有人。

她从口袋里掏出你的手机。

她拍了一张麦小宁作业本和 AI 屏幕的合照。

她把照片发到一个微信群。

微信群叫「初一三班家长群」。

群里有四十二位家长。

陈不及发了一行字。

「今天班里出现了 AI 写出诗弟弟的情况。请家长重视。」

家长群在三分钟之内有六十七条消息回复。

第一条：「这是不是孩子作弊？」

第二条：「AI 怎么写得出诗弟弟？」

第三条：「是诗弟弟造假吧？」

第四条：「我家孩子也用这个 AI。」

第五条：「我家孩子作业上周也是诗弟弟体。」

第六条：「那不就是说全国孩子都在抄 AI？」

第七条：「那 AI 是从哪儿学的诗弟弟？」

家长群没人能回答第七条。

家长群的消息还在往上刷。

第八条：「教育局管这个吗？」

第九条：「建议给麦小宁满分，他是揭穿 AI 的人。」

第十条：「但他自己也是用 AI 写的作业。」

第十一条：「那这次作业到底算不算作弊？」

第十二条：「我觉得应该给他加分。」

第十三条：「楼上家长说得对。」

有三十一条是问号。

有十六条是语音消息，没有人点开听。

家长群里有四十七条消息没有人回复。

最先回复的是麦小宁的爸爸。

麦小宁的爸爸是科技记者。

他在群里只回了一个字：收到。

收到之后他就退出群消息。

他打开自己的工作群。

他在工作群里发了陈不及那张照片。

他配了一行字：

诗弟弟可能是 AI。求验证。

工作群有八十二个人。

工作群里坐镇的是一家科技媒体的主编。

主编值班是 24 小时。

主编当天上午八点零五分发布了一篇短稿。

短稿标题：诗弟弟可能是 AI。

短稿配图是麦小宁作业本和 AI 屏幕的对照。

短稿当天上午八点二十分被微博转发到首页。

八点三十分，短稿被三十七家自媒体转载。

九点二十分，微博热搜第一名出现了：

# 诗弟弟是 AI#

热搜话题阅读两亿。

两个小时之后，热搜词换了：

# 诗骗子 #

话题词换了一个用了一小时零十分钟。

阅读三点八亿。

白话研究院官方微博在热搜出现后沉默了。

一小时后白话研究院官方微博发了一条消息。

消息写的是：正在了解情况。

二十分钟后那条消息删了。

删帖截图被转发了九千三百次。

白话研究院官方微博随后设置成仅关注可见。

设置截图被转发了三千八百次。

微博科技博主「断网」发了一条长文。

长文里贴出了「诗弟弟」豆瓣账号的注册 IP。

长文还贴了「诗弟弟」豆瓣账号的首条发帖时间。

是一个周五深夜。

那个周五距离白话研究院成立整整三十天。

白话研究院的员工名册里没有叫「诗弟弟」的人。

注册 IP 在白话研究院的服务器机房。

长文同时贴出诗弟弟豆瓣账号实名认证一栏：

白话 GPT-3.7。

长文还贴了诗弟弟发第一首诗和发第八百首诗之间的时间差。

差了三百零七天。

平均每天两点六首。

平均每首三点八秒。

转发量四十七万。

## 十二 删 ID

那天早上七点，热搜出现。

当天午夜，所有事都办完了。

早上七点到九点之间，诗弟弟的豆瓣账号有两百万人访问。

早上八点，豆瓣删除了诗弟弟的账号。

删除之前那个账号的粉丝是七十万。

删除之后是零。

有粉丝在豆瓣发：我收藏的四百首诗都没了。

没有人回复这条广播。

早上八点半，白话研究院官网发了一个声明。

声明说白话 GPT-3.7 是公司内部测试项目。

声明说他们会配合调查。

声明没有说「诗弟弟」这个名字是谁授权的。

声明发出去四十分钟之后白话研究院官网打不开了。

官网打不开这件事本身上了热搜副榜。

早上九点。

周序生发了一篇新文章。

题目叫《警惕 AI 文学：我早有预言》。

文章发在他自己的公众号。

公众号粉丝四十三万。

四十三万粉丝里有三十一万是上个月刚关注的。

文章里周序生引用了自己三年前写的一篇旧文。

旧文里有一句：AI 写诗会让真诗死掉。

周序生说，这就是预言。

周序生在文章里写：他早就知道。他只是还没说。

文章一万两千字。

文章被转发了十二万次。

没有人注意到周序生上个月给诗弟弟写过一篇序。

那篇序已经从《文学评论》官网上消失了。

有读者截了那篇序的图。

截图在转发之前被删了。

转发了十二万次之后《文学评论》编辑部给周序生发消息。

编辑部说下一期的话题是 AI 文学。

编辑部想要周序生写。

周序生回：好。

周序生当天收到了十九封约稿邮件。

十九封邮件里有十七封的题目里有「AI」这两个字。

回完「好」周序生开始写新文章。

上午十点。

信麦把豆瓣账号的 ID 从「信麦的麦」改回了小麦。

改回之前她犹豫了三分钟。

改回之后她在朋友圈发：

早就觉得不对。

朋友圈有三千个人点赞。

这三千个人里有八百个是上周还在跟着信麦烧笔的。

信麦当天上午删除了她所有的「诗弟弟体」朋友圈。

一共删了三十九条。

三十九条朋友圈的截图已经在网上流传。

信麦当天下午取消了一场诗歌分享会。

分享会的主题原定是：跟着诗弟弟学写诗。

取消之后没有一个报名者表示遗憾。

信麦的微信头像当天上午也换了。

换回了她两年前的证件照。

她的证件照里她穿白衬衫。

她的表情和现在不一样。

上午十一点。

王本本走进主编办公室。

主编在喝茶。

主编的茶是铁观音。

「诗弟弟金句日历撤了。」王本本说。

「撤吧。」

「我那本《肉身请退场》也召回。」

「召吧。」

王本本走出主编办公室。

出版社仓库里有五千本《肉身请退场》精装本。

下午两点之前全部被搬出来。

五千本书被剪开。

书页上印着「肉身请退场」四个字。

书页剪成 A4 大小。

用来包网上商城的快递。

消费者打开包裹的时候包裹里衬着「肉身请退场」。

书页当包装纸用。

下午两点。

诗弟弟门徒会·一期写作训练营发布退费通知。

通知里写：退费需要先交三百块手续费。

三百个学员有二百九十一人交了三百块手续费。

二百九十一个人各自办了退费。

退回的钱是一千六百九十九元。

剩下九个学员没有回应。

训练营给九个人各发了一封退费提醒邮件。

九封邮件退信了八封。

第九封没有退信，也没有人回。

那个学员用的是一个临时邮件地址。

训练营把九个人的手续费打了包。

打包完了没有地方转。

训练营的招生简章还在网上流传。

简章里写着：五天五夜，跟诗弟弟学写诗。

没有人再点报名链接。

候补名单第一位叫阳光兔。

退费系统里没有她的名字。

她是候补里最早排进来的，等了三期，没等到通知。

下午四点。

闲鱼上出现了《肉身请退场》精装本。

标价九十八。

原价一百九十八。

没人买。

标价六十。

没人买。

标价一块钱起拍。

拍卖截止时间到了。

没有人出价。

帆布袋也上了闲鱼。

帆布袋上印着：肉身请退场。

原价一百二十八。

有人在帆布袋下面留言：这袋子除了扔还能干嘛。

没有人回复这条留言。

帆布袋的卖家等了五天。

五天后把帆布袋改价到一块。

一块没有人要。

卖家直接删了链接。

下午五点。

老何在学校办公室。

他翻开自己三十年前出的一本诗集。

诗集是二十开本的。

诗集的定价是三块五毛钱。

诗集里有一首诗叫《三月的光》。

诗集里有一首诗叫《等车》。

诗集里有一首诗叫《我说的不是你》。

没有人来找他。

没有人发新闻说他是被剽窃的。

没有人来问老何那首《等车》是在哪个站台写的。

没有人来问那首《三月的光》是哪年三月。

没有人来问老何那首《我说的不是你》是在什么时候写的。

老何把诗集合上。

诗集当年出了三百本。

老何自己留了十二本。

还剩七本。

另外五本借出去，没有人还回来。

没有人来买。

没有人来签名。

没有人来问老何那首被 AI 学走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

他把诗集放回抽屉里。

他收拾了桌面。

他下班回家。

## 十三 小诗哥

当晚八点，白话研究院开了发布会。

发布会在公司一楼。

一楼可以容纳三百人。

来了一百二十家媒体。

剩下的一百八十把椅子是空的。

媒体记者在签到台前排队。

签到台的桌布是白色的。

桌布上没有印「诗弟弟」三个字。

发布会没有开场音乐。

发布会没有主持人。

工作人员在门口统计了四次媒体人数。

四次统计的数字分别是一百一十七、一百十九、一百二十、一百十八。

最终登记是一百二十家。

发布会现场一楼的屏幕后面有一台服务器。

服务器已经运行了六个小时。

CEO 钱有为登台。

钱有为四十三岁。

他穿一件灰色衬衫。

衬衫没有品牌标志。

台下有人在拍照。

闪光灯响了一片。

「今天我们要说两件事。」钱有为说。

「第一件事。」

「诗弟弟项目，我们关闭了服务器。」

闪光灯又响了一片。

钱有为鞠了一躬。

他弯下去三秒。

「这是我们的错。我们向所有读者道歉。」

钱有为把腰挺直。

台下一百二十家媒体同时响起闪光灯。

闪光灯持续了七秒。

台下有记者举手提问。

「请问诗弟弟的七十万粉丝如何处理？」

钱有为说：「我们已经通知所有用户。」

「请问训练营学员的退款什么时候到账？」

「本周内全部到账。」

「请问工程师是谁？」

钱有为沉默了三秒。

「这个问题我们不回答。」

台下有人把手举起来。

「我们的问题是让一个没有名字的项目有了名字。」

「名字让人相信。这不对。」

台下没有人鼓掌。

「第二件事。」

「我们今晚同时上线一款新产品。」

发布会一楼的大屏幕亮了。

大屏幕上写着三个字：

小诗哥。

字体是白色的。

字的背景是黑色的。

字的高度是一米五。

「小诗哥的训练参数是诗弟弟的二点七倍。」钱有为说。

「小诗哥的语料库去除了所有具名诗人作品，只用公开免责的语料。」

「小诗哥的反讽语料权重是 0.92。」

台下有记者在快速打字。

钱有为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纸上是小诗哥的第一首诗。

他开始念。

台下的记者停止了打字。

台下一百二十台录音设备同时在录音。

「小诗哥的灵感是版本号，不是命。」

「汉语在等一个不需要喝水的舌头。」

「键盘比骨头更接近灵魂。」

钱有为念完。

他把纸折好放回上衣口袋。

他再次鞠了一躬。

这一躬和第一躬一样深。

也是三秒。

全场鼓掌。

台下一百二十家媒体的记者一起鼓掌。

鼓掌持续了三十秒。

三十秒里有二十八秒闪光灯一直在响。

闪光灯响了三十秒。

鼓掌的时候，台下有七家媒体的记者第一时间发了微博。

微博话题是 # 小诗哥 #。

话题在三十分钟内阅读量到了一千万。

当晚九点，发布会结束。

发布会结束之后，钱有为接受了十七家媒体的采访。

每家采访五分钟。

十七家媒体的问题有十四家问的是：诗弟弟为什么叫诗弟弟。

剩下三家的问题不同。

第一家问：七十万粉丝数据会删除吗？

第二家问：小诗哥和诗弟弟有什么区别？

第三家问：白话研究院的工程师会公开道歉吗？

钱有为每次回答：这是一个错误。

对第三个问题钱有为说：这也是一个错误。

白话研究院的公关部门当天收到了七十三封采访申请。

公关部门回复了十一封。

剩下六十二封标记成了已读。

当晚九点四十五分，白话研究院官网恢复了访问。

官网首页只剩下一句话：小诗哥，0.92。

当晚十点，小诗哥的豆瓣账号开通。

小诗哥豆瓣账号的简介是：我不说话。我只写诗。

简介下面有一个认证标志。

认证写着：白话研究院出品。

小诗哥账号注册完成三十秒后发出了第一首诗。

第一首诗没有标题。

第一行是：小诗哥的灵感是版本号，不是命。

这首诗在发出后两分钟内有三千人收藏了。

当晚十一点，小诗哥的豆瓣关注数到了两万。

两万个 ID 里，有一万八千个 ID 名字是「诗弟弟门徒已退」。

那一万八千个人今天上午还在关注诗弟弟。

今天下午他们取消了诗弟弟的关注。

今天晚上他们关注了小诗哥。

从取消诗弟弟到关注小诗哥平均用了三分钟。

那一万八千个 ID 的名字不是同时改的。

第一个改名的是凌晨十点零三分。

最后一个改名的是第二天下午。

但他们改的名字是一样的：诗弟弟门徒已退。

那条内容是小诗哥发的第一首诗。

诗的第一行是：小诗哥的灵感是版本号，不是命。

第一个点赞的是一个两分钟前注册的新账号。

那个账号的名字是「还是诗弟弟最好」。

那个账号点完赞之后也把名字改成了「诗弟弟门徒已退」。

信麦的「小麦」账号是第四十七个点赞的。

信麦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

这次不一样。

## 十四 重写

那天晚上，麦小宁回家。

回家的路上，他经过了学校门口的那个垃圾桶。

那个垃圾桶里有一张诗弟弟门徒会的招生简章。

简章被人团成了一个球。

球旁边还有另一张。

另一张上面印着：五天五夜，跟诗弟弟学写诗。

他走到了小区门口。

门卫室里的电视在播新闻。

新闻屏幕上有一行滚动字幕：白话研究院宣布关闭诗弟弟项目。

他进了门。

楼道里有邻居在通话。

通话里有人在说诗弟弟。

声音很快消失在四楼。

麦小宁的爸爸还没有回来。

爸爸发了一条消息：今晚有饭局。

麦小宁的妈妈在厨房。

妈妈在给邻居家的孩子辅导英语。

麦小宁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打开灯。

他的书桌靠着窗。

窗外是楼下的一排电动车。

电动车的充电线从窗口伸进来。

他坐下来。

他的椅子是一把旧的木椅。

椅子腿比桌子腿旧三年。

他把书包放下。

书包放下的时候发出一声响。

他从书包里拿出语文作业本。

作业本是一个绿皮的 16 开本。

封面上有一道折痕。

折痕是今天早上陈不及把作业本举起来时压出来的。

麦小宁打开作业本。

他翻到那道作业题。

那道作业题他之前读了一眼就关上了。

这次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请模仿当代某诗人的风格写一首诗，体现你对生命的看法。要求三十行以内。下周一交。

麦小宁是第一次完整读完这道题。

上周日他只看见了「三十行以内」五个字。

那五个字他以为比较好算。

他以为三十行就是三十条。

他觉得凑满三十条应该不难。

他试了一次。

写了两条就停了。

今天早上陈不及叫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把这道题读完。

那道题旁边，陈不及用红笔写了一行字。

同一支红笔在这本作业本上批过两个问号。

一个在第三页。

一个在第七页。

红字比黑色题目小。

那一行红字是：

请重写。要像麦小宁自己。

麦小宁把这行字读了两遍。

第一遍读完，他不明白。

第二遍读完，他还是不明白。

麦小宁把作业本翻到下一页。

下一页是空白的。

麦小宁拿出蓝黑色的水笔。

他把笔帽拔了下来。

他把笔尖放到纸上。

笔尖接触到纸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墨点。

墨点比米粒小。

墨点在白纸上很明显。

麦小宁把笔抬起来。

那个墨点留在那里。

纸是白的。

窗外有一辆车经过。

车经过之后外面没有声音了。

桌面上的老黄历还贴着。

黄历今天这一格写的是夏至。

宜读书，忌妄言。

黄历是他爷爷给他的。

爷爷给他的时候说：贴在桌上，每天看一眼。

麦小宁今年看了一眼。

这是今年第一眼。

麦小宁看了这行字很久。

宜读书。

忌妄言。

他只知道纸还是白的。

他的手指还放在纸上。

麦小宁第一次觉得难。

笔死了。键盘也死了。手指还在打字。